

道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六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宋

張補曰漢志壽下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

景公

補曰景公名元任恭王四年乙酉補曰史年

汲冢師春作縉而後一曼堯樂音讀固相混若

閣古器有宋公終鍊鼎與汲冢合

公輸般

魯之巧人補曰高止公輸般魯班師為楚設

機

梯天也屬也索隱云雲梯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

具將以攻宋

墨子名翟人聞之百舍重繭補曰此據

高注下有重繭累臍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如繭

支音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善聞其吾欲

藉子殺王而鄰反集韻云王並作殺至云人至並

唯思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

雲梯上梯之高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

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

服焉請見之王於見王墨子見楚王非昭即惠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車有飾者鄰有敝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本短使之衣補曰

一作短短方云貨殖傳用

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辨一作短短方云貨殖傳用

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是衡傳凡六見班彪

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丁管是唐儒兩用之故

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

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短史士不得短

褐司馬貞亦音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

短儒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纒衣短褐而高誘無說

未必皆傳寫之訛抑子厚亦嘗用之安而欲竊之

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

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

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黑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殺與也荆有雲夢犀

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曰爾此猶梁肉之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楠豫章大小九五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元作惡字誤以王吏之攻

本補作補章作樟姚同補即補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木也謂曰榿似豫章書注榿梓一

宋無長木此猶

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虎謂翟之

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

給下豈為若說止攻之意者墨守之嚴輪般服病

焉假比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

病疾者也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

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

子之守固亦有餘暇誦而言曰吾知所以距者吾不言幾

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意不過欲殺臣殺臣

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臣守也楚王白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史云墨翟

絕之大夫或云並孔子時或云在春秋後

宋之錄墨翟書有文子文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如

此則墨子作七十子後思按孔子以敬王四十一

年卒景公以元王七年卒相去十一年檀弓季康

子毋死般請以機封則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

云楊墨之說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

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梁王曰** 襄 **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武靈 **曰** 成侯 **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

**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 扶謂 **以害趙國**

**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 **趙王曰** **然夫**

**宋之不如梁也** 梁高註一本不足如 **寡人知之矣弱**

**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 宋高註梁必兼 **則吾何**

**以告子而可乎** 雖知宋不助梁然 **使者曰** **臣請受**

**邊城** 請得攻一城以應梁 **徐其攻而**

**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 趙攻之不力使 **趙王**

**曰** **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 **梁王甚**

**說曰** **宋人助我攻矣** **趙王亦曰** 亦說曰一本趙王 **宋**

**人止於此矣** **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

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屏

前故次之此 **正曰** 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

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

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

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

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

總以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 宋卿 **正曰** 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

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因大 **曰君曰**

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

**長矣** 君宋 **自知政** 國事親 **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

**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 后時與政 **則公常用宋**

**矣** 見用於宋尹蓋太后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 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

**以求講於齊** 賣謂衛 **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

**不如與之** 聽其 **以明宋之賣** 元作資補曰一楚重

**於齊也楚怒** 怒其背已 **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

**則攻宋易矣** 蘇秦與剔成齊宣同時知非

**剔成** 剔成公大事記引蘇氏云按索隱汲冢紀年

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

以為為狂而史記作辟公辟兵名辟謚辟事必

不爾史記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 威 **大說許救甚勸**

補曰勸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

**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

**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

**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 宣 **果拔宋五城而荆**

王不至

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而君偃弒立怒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審亦皆剔成也  
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非偃而誰

君偃

顯王四十年癸巳按世家剔成四十年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自立為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

宋

行康字

康王之時

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書謚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

春秋皆以

有雀生

旗集韻音欺此與爾雅鷓鴣為

偃謚康王

音格鷓鴣

音忌鷓鴣音欺按史記好射鷓鴣

言可也云見祥而不祥

於城之陬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為詳今通

於城之陬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

蓋言遜也補曰高註太史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

遜太史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隱七年註在沛國公

杜氏世族譜滕為齊滅觀孟子所載

伐薛取淮北

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

曰

元作曰

補曰疑

為無顏之冠

冠不覆額補曰史王偃盛血

字誤

以示勇割偃之背鏃朝涉

命曰射天

輒射之酒婦人羣臣諫者

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

侯其臣也

遂得而死

補曰世

魏地新年表云死於温温

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補曰

元高註云揭謂齊潘王與之魏共伐宋殺康王而

滅國三分其地

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

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

滅國三分其地

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

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于  
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  
極朝臣莫救外辰乃至殷國以亡又說死孔子曰  
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毅後也疑  
即此一事而  
記者不同

###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之野王陽是也

靈公襄公三十年丁卯正曰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彌子瑕公幸臣

其妻與子路之妻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

塗偵善衛人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

訛然彼以癰疽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

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

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

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補曰煬餘亮反莊

而向竈者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

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

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正曰宜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曰杜

並其淹反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元

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後八年悼公元

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

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為諸侯時六

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為姓名

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伐黃言黃不一處此未詳過衛使人謂衛君此

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補曰左傳出公

與褚師比等逐公越臯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

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

哀公二十六年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

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

兵造大國之城下下已言已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

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夫衛大止之曰是

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

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夫在中者國中

惡臨議其事議謂諧蒙大名蒙冒處挾成功坐御

以待中之議坐具御言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

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恐不免於罪矣彼安

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

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駒駘四百璧補曰一本

衛君大說群臣皆智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

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

同字姚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



吾謀也

補曰

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壁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為君子也

顏太子名君謂知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

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

智伯聞之乃止

遺筭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

晉荀瑶襲衛鮮題曰失其年國語序監臺之宴云

還自衛始載于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

載此

嗣君

平侯子元年

四年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

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

世家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

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里疾曰公

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

賴矣

利賴猶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

衛恐秦取蒲必折於魏往求援也

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亡西河之外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

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

善

元作善姚同魏秦王必然公樗里疾曰柰何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

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

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蓋以所居為號鎰元並溢通焉

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於金於蒲以自

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補曰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蓋以所居為號補曰高註家有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藝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

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補曰曰臣聞秦出

元作入兵下有出字兵未其所之秦魏交而

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補曰事秦無有

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梧下至即門而反補曰姚

郭門按韓非子使郎中曰聞道於郎門之內愚恐郎即郎見秦策曰客偶思念得

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

已者過急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

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衛客曰梧下事王三

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此

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計况小子乎彼

哉彼哉補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正曰此本高註竊

慕傅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補曰胥靡也反晉灼曰

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逃之魏衛

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群臣諫曰

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亂無大謂國小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

三百或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慮謂

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

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

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歟

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矣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六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

矣曰韓非子有畧同且唐且龍且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

其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

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郡一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

者緹錯挈薄也二臣郡一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

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謂君子謂君以下

上言死則心異故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錯主

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

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正曰高不血食矣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毅順且

以君令相公子補期子嗣君緹錯挈薄之族皆逐之

也慮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則矣蓋諫者之言

言而委之以二臣乎正曰鮑誤釋胥靡之事遂以

猶愈於迷復者也曰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字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駟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駟無咎服言愛也拊尤愛之正曰高

服擊其駟則兩服馬拊擊也兩傍曰駟轅中曰

鮑以為借馬故曰愛非是車至門扶婦下教

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九曰曰徙

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者皆至言也

然而不免為笑者蚤睽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

此策時不可考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與此類相

###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若陞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補曰索隱云中山故

鮮虞國姬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

居盧奴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又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

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

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是時勢已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食之哀孟之曰補樂羊食子

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殉國之法也補曰說見

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

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武靈獨木王其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偃始王故武靈八年秦惠始王相王即秦七年也補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

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

已父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况偃之稱王又在慎靚之稱王齊何為獨怒中山况偃之稱王又在慎靚之

三年平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

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其初稱君世家十一

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靈王初稱王矣七國惟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

○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魏拔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魏為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似得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性陵之勝各借稱王若今年書相王者齊魏借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己之借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行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五年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日君十一年始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而中山後持曰高注持中山小故後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

索王今所謀者救亡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

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

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

於此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

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附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補曰高

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

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則中山必恐為君

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彼患亡其國是君

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誥  
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  
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  
同王則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廢齊今召  
與如字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五  
處作四姚同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  
疑此或有誤我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  
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  
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難信以為利田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  
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蓋與中山並  
元作

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  
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  
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乘之國也何佯名  
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  
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  
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曰中山相也  
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患之  
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為毅則誤矣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  
乘之國恥與中山佯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信謂肯約  
補曰一本

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  
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之固言輔而堅而成其  
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為齊王閱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  
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  
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  
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  
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  
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

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

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

讀作既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

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

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與即佐王之王指中山燕趙聞之

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

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

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

也此中山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

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

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  
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  
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  
則屢中言之  
必不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押闔風氣而文無害亦  
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  
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正曰**押闔狡獪豈非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

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

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

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

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曰臣抵罪君曰行

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  
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

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

弘走出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

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  
秦昭王一印此又與漢平津為三韓子云公孫弘  
斷髮而為越王  
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姓名也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正曰**詩

也言趙使屬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  
耳中山之事

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

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

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

王武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



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為取使請

為使也 此章以為語趙使 下章以為司馬喜使 說見下

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 兩可以為之為去聲 陰

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

則有土得民 言公得封 不成則恐無身欲成

之何不見臣乎 怪其不 陰姬公稽首 地也 曰誠如

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言報之 司馬喜即奏書

中山王 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

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

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 較商

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 武靈 曰臣聞趙

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

都邑觀人民 謠俗曰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

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

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 元作力 力加言之

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

目准頰權衡 准鼻頰鼻莖權轉骨當作顛衡眉上

蔡澤傳蹙蹙索 犀角偃月 犀角首骨彼乃帝王之

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

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

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

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名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  
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  
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  
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  
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  
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爾而  
曲折小差著書者  
自以所聞駭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司馬喜繩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  
張儀於前視其惡尤甚  
記者好夸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  
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車者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而朝窮賤  
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  
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  
農本  
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若此不  
亡者未之有也愚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  
賢者不耕戰故  
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  
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  
而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無忌憚者也  
曰韓非子有云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嘗讀  
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民求官爵不  
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  
仁廉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不至  
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強兵之  
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桀驁之志  
使卒不死而獲逞有以異於秦平李疵者窺見其  
所大欲故以舍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時風聲  
習不約而合其悖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

之事治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屨  
忝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  
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立也中  
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  
其主弗之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  
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  
俗安得至此乎

### 凡九章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終

####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辨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

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滛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旣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

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  
非義理之所存而辨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  
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  
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  
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  
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  
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  
五百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  
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

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以上皆  
姚本

右戰國

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一卷

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

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

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

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

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

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

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所  
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踈略後再  
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  
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堊惠字皆武后  
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  
不解竇莘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堊字云古字見  
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坐乃古地字又堊字見  
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惠字亦豈出於古歟  
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  
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  
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

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  
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  
於他書可以正悉註於旁辨藥水之爲漬水案字  
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註者皆余所益也  
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  
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  
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  
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  
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  
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也  
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

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  
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  
父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  
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  
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  
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  
子慤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  
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  
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  
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

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  
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  
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  
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  
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  
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  
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  
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  
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  
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  
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

識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敬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空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

此字殊不可解竇華作唐書釋武后用空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空乃古地字又空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惠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

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

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瘡字

韻七事 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

大夫韋賈音肇訓門也齊玉篇一事 騷而噴太

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



御覽二事涸若耶以取銅破惡山而出錫廊廟之

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春秋後語二事

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為士勇

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

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

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

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

韓非子初見秦書屬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

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浦

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

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

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未之見不

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

吳師道識

劉勰文心雕龍云從橫之世史職猶存亦并七王而

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即簡為名也

劉知幾史通云從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吞天下而著

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衛中

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  
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第  
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策所書未爲盡善乃  
引太史公所記參其要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春秋  
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  
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一百餘年始  
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  
卷今行于世惟後語存焉又云左傳後經傳不作于  
是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  
魯國樂資乃追述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  
貞王續前傳傳哀公後至王赧入秦文王之繼周終  
至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括蒼右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  
諸郡例鑿五音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  
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  
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  
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  
此書而李權從秦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從橫用之  
何爲蓋學者有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  
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  
備太史公果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

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爲首  
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

左迪功郎兗州學教授趙渙校勘

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耀卿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禧



聖